编者按语：当今之世，新兴观念层出不穷，意见纷陈，莫衷一是，道德及道德教育领域的研究亦不能例外。然“智者察同”，道德必有其一贯不变之宗旨，因此，如何澄清谬误，显露大道真理，就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本刊编辑部特邀高伟博士，从2003年第1期（本期）开始，尝试与读者一起直面经典，用真诚虔敬之心来学习先圣孔子的教诲，体会其中的微言大义，以求正知正见，诚意正心，则修身之事、教育利他之事业庶不致于误入歧途也。由于学识浅陋，文中不免有误读之处，祈请各方大家予以指正。

孔子论“学”的三重境界

——《论语》读解（一）

高伟¹，吴春明²

（1 徐州师范大学教育系，江苏徐州，221116；2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97）

摘要：本文认为，孔子论“学”正是从根本上揭示了“学”的本真状态，即“学”根本上乃是对“大道”的领悟、践履以及与“学”密不可分的愉悦的情感体验与境界。第一重境界“学而时习之”是“学”之本体；第二重境界“有朋自远方来”是“学”之条件或“学”之形式；第三重境界“人不知而不愠”是“学”之所得。此三重境界可谓是本末相随、因果相续、体相用三者圆融。

关键词：孔子、学、境界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直译]：孔子说：“领会大道而能时时践履，不也是很愉快的吗？！有朋友自远方而来（交流学习心得），不也是很快乐的吗？！别人不理解我，我也不恼怒，不也是君子吗？！”

《论语》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既是“经”，又是“经”中之“经”。因为《论语》本身记载了孔子及孔门精英子弟的言行举止、论学历事，与其他诸经相比具有绝无仅有的直接性和体己性。而“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古语，则在另一个层面反映了世人对于《论语》的推崇。

《论语》开篇即论“学”，可见“学”的重要性。但“学”的重要性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不言自明的。孔子之论“学”，并非纠缠于“学”的重要性，而是别有深义地阐释“学”的心灵体验。

“学习”是被近现代教育哲学严重曲解以至误解的教育用语之一。对近现代教育哲学来说，只有在知识的授受层面才有“学习”。换言之，“学习”就是“学习”那些外在于“人”的可以发现、而不能创造的“知识”。这样一来，“人”即“学习者”也就成了“反映”这些“客观知识”的“镜子”，他并不“拥有”“知识”，而只是“占有”知识。因为如果“知识”是外在于他的，那么这些知识就只不过是他的装饰品，而绝不内在于他的心灵深处。这也就是虽学富五车而道德卑下、言行不一的根本原因所在。

孔子论“学”正是从根本上揭示了“学”的本真状态，即“学”根本上乃是对“大道”的领悟、践履以及与“学”密不可分的愉悦的情感体验与境界。“学而时习之”是“学”的第一重境界，是“学”之本体；“有朋自远方来”是“学”的第二重境界，是“学”之条件或过程；“人不知而不愠”是“学”的第三重境界，是“学”之所得。此三重境界可谓是本末相随、因果相续、体相用三者圆融，即一而三，即三而一。

“学”的第一重境界是根本的、绝对的和无条件的。领会大道而能时时践履并感到“行道”之怡然自得，这是“学”的最高境界，是“学”之本体，是“学”之目的，亦是“学”之根本法门。颇有注者将夫子之“学”解读为“学习”（知识），将“习”解读为“复习”（知识），实在是侮辱斯文。证据是：（1）《论语》开篇即讲“复习”，有点令人莫名其妙。《论语》非教科书，亦非教师指导用书，而是一种生活道德哲学的叙事，“复习”之说似有些庄严的荒诞感。（2）“复习”与后继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没有内在关联，太过突兀甚至有些荒诞不经。（4）以“复习”之愉悦比对“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实为以“小德”比附“大德”，以毫末比诸泰山。故夫子此“学”决非彼“学”，夫子之“学”不是“学习”知识，而是领会人生的大道理。孔子甚至认为“朝闻道，夕死可也”。可见，“学”在夫子心中地位有多么崇高。“习”字在这里并非温习，而是践履。“习”之繁体为“習”，“習”乃会意字，“上羽下白”，取雏鸟自己扇动双翼练习飞翔之意，实意为领会大道之后的践履和实行。听闻大道并真正对大道有所领悟，自然乐于践履亲行。“为仁由己”，体验行道之乐，“学而时习之”，是君子求“学”的止境。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大意是说把自己要说的话先去兑现，兑现后再说出来，这样才称得上一个君子，即作为君子要“敏于事”，“讷于言”，那些“巧言令色”者，那些“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不仅是“鲜矣仁”者，而且是对“仁”的最大破坏者。稍稍想一下中国漫长的“满口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历史性虚伪，就可以发现言行不一实为道德教育的大敌，小则沦为宵小，大则祸国殃民。故而孔子开篇即强调践履的重要性。“学而时习之”实为孔子实践哲学及人生哲学之总纲。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充满人情味、充满中国味的话浅显中蕴含深刻，平淡中孕育真情。“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在孔子的教育哲学里面，师朋相与为一并不须臾相离，“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自远方而来的“朋友”，不是那种有一面之缘、可以随便打打招呼的“熟人”，而是可以“师”之的同道。儒家思想注重入世为人，多交善友有助于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孔子说有远方的朋友来相会，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其中包括有两层含义：一是以我对仁的努力追求，感染了他人，二是有善友来从远方来，正是提高自己的好机会。此一境界彰显出良师善友对增进一个人道德学问的重要性与不可或缺。

“人不知而不愠”是夫子之“学”的第三重境界，是“学”的结果。一个人通过“学习”，

其结果到底得到了什么呢？在这里，夫子讲的很清楚，即得之“不愠”。“我”之所以不恼怒，是因为“我”知道“我”所作的乃是对“仁”的坚持，既然人生的意向已定，当然就不会以别人的态度为侮。如果对外界抱以太多的关注，反倒可能有损怡然平和的心境和道德上的反观自省。“不愠”即是反观自省求其自在圆融，此正显夫子一贯倡导的“忠恕”之道。“忠”，“中心”也；“恕”，“如心”也，“中心”“如心”均是求其堂堂正正，无私无畏。夫子哲学中的“恕”的观念一直贯穿中国文化传统的终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行健思想，“浩然之气”的丈夫观念，“堂堂正正做人”的人格哲学，“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豪迈，“头颅掷处血斑斑”的悲壮，“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追求，实质上都是以人格的独立自主为价值内核的。今之学者多论中国文化传统的人格依附，殊不知真正的“君子”“士”哪个不是以人格的卓然自立而彪炳千古呢？“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不愠”即是能“恕”，能“恕”方能平和，平和方能心定神宁，心定神宁才能居敬持志。立志而“仁”，关键不在“人”是否“知”己，而在于自己是否对“仁”执着如一，是否能“知”他人之“仁”。

总之，孔子论“学”的三重境界，并非有高下之别，而是体相用三者的无碍圆融。另外，还需特别注意的是夫子论“学”，首倡其“乐”。这是中国文化重“乐感”、重心灵体验与证悟的具体体现。“乐”绝不是轻巧浮华。“乐”乃积极的道德情感体验。夫子在此所言的三种“悦”，均是内在的怡然之乐、充实之乐。在此处，“悦”是本体性的，而非心理性的，是存在性的，而非知识性的。夫子论“学”之深意，不得不察之。

[案语]：道德养成及道德教育对于当下的教育者来说多是件苦事、难事。然则恰恰唯其“苦”与“难”，方彰显学习与教育的价值。在《论语》首句中，孔子所启示的“苦难”救赎之道有四：

其一是要“学”，即学习、领悟人生的道理（好学近乎智）；

其二是要“习”，即对所领悟的道理亲历践行，其目标是习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力行近乎仁）；

其三是要“有朋”，即求其善友共学同行，切磋琢磨，共同进步，此亦显“学习型”团体之旨。

其四是“不愠”，即不以别人的态度为侮，卓然自立，反身而求，居敬持志。

在这里，“学”乃前提，不“学”不足以知“道”。“习”乃途径与目的的统一，“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有朋”对道德的增进不可或缺。“不愠”则是求其内在的自在圆融和怡然自得。而“乐”之体验贯穿始终，作为学道、习道是否有“得”之证据。德育之所以苦与难，归根结底还在于道理未明、所习未成之缘故。故君子之学，与其抱怨，不如好学；与其戚戚，不如从容；与其空谈，不如践行。品德养成及道德教育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只有放下私心，于苦难中砥励，于反复中增进，于平庸中立志，或能有所成就。而个中关键，还是在于想不想“学”，会不会“学”，能不能“学”。由此可见，《论语》开篇即论“学”，绝非偶然为之，而是大有深义的。

On Confucious three happiness of studies

GAO Wei ¹& WU Chunming ²

(1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2 Institute of Normai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The paper holds that Confucius' elaboration on "studies" reveals the true state of "studies". "Studies" is fundamentally one's understanding of "Tao", carrying it out, and positively experiencing it as well as its ambits. The first ambit is revealed in the saying "Study and review it on time", which is the entity of "studies". The second ambit is the condition or the form of "studies", as shown in the sentence "A friend has come from a remote place". The third one is the result of studies, namely "I am not vexed by being misunderstood." These three ambits are united from ins to outs、from absolute to relative、from unconditional to conditional.

Key word: Confucius; study; ambit

收稿日期: 2003-05-20

作者简介: 高伟 (1971-), 男, 江苏徐州人, 徐州师范大学讲师, 教育学博士, 主要从事教育哲学的研究。吴春明, (1964-), 男, 江苏南京人,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道德教育研究》编辑部编辑。